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正傳卷二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錄監生臣俞鳳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五

春秋正傳　　春秋類

提要

臣等謹案春秋正傳三十七卷明湛若水撰若水字元明增城人弘治乙丑進士歷官南京兵部尚書致仕卒謚文莊事蹟具明史本傳此書大旨以春秋本魯史之文不可强立義例以己見臆説汨之惟當考之於事求之

於心事得而後聖人之心春秋之義皆可得因取諸家之說釐正之其曰正傳者謂正諸傳之謬而歸諸正也體例大畧先引三傳次列諸儒之言而以已意為之折衷頗與劉敞權衡相近中間如論隱公不書即位則謂以不報故不書乃史之文非夫子之所削論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則謂若以稱爵稱人有褒貶則人衛可矣人蔡何為其不人宋又

何為決非聖人之義其論衛人立晉則謂衛人者他國稱之之詞諸說皆不足泥其論滕侯卒則謂諸侯宜薨而書卒或葬或不葬皆魯史之舊聖人無所加損論宋公衛侯遇於垂則謂史因報而書之聖人因史而存之前後議論率本此意春秋治亂世之書謂聖人必無特筆於其間亦不免矯枉過正然比事屬辭春秋之教若水能舉向來穿鑿破碎之

例一掃空之而求諸實事以得其旨猶說經家之平易可取者也其書嘉靖甲午若水門人卞萊所刊行而高簡為之序云乾隆四十三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春秋正傳序

夫春秋正傳之作其有憂乎昔者仲尼慨道不行於天下而文武之法廢是故援魯史而直書以昭揭之使后之覩之者得考其善惡是非以為永鑒焉耳其為心固渾乎其天而皎乎其日月也迺義例興而諸傳出焉而後春秋之學始若法家者流鍛鍊刻深而莫知所紀極也間有明焉者則又通諸此而彼或窒焉至於所謂進退予奪之類以為盡由孔子害義尤甚故眉山蘇氏不

得其說而强歸諸會其亦覺乎此矣甘泉先生憂聖人之心之弗明也廼即其書法而表章之一本諸孟子正諸傳之誤兼采其長而後聖人之心千載之下昭乎如日中天自有春秋以来未見其盛焉者也盖先生以其灑然平易之心而契之故聖人取義之志躍如於前而不可掩諸儒非不有其心也而義例拘焉或有非聖人之義者矣簡自家食時每讀是經苦諸傳之紛紛也而思未有以正之者積恨有年矣廼今得先生所述而

讀之始覺吾心豁然開朗絶無瑕翳如親覩洙泗而挹
聖範焉於乎盛哉爰與同門江都沈汝淵氏衆詳讐校
将圖刻之而未有貲也迺吾徒卞萊亦先生門人遂捐
貲刻之以傳夫天下後世讀春秋而不得其心者茍不
以予言為然盍自反其初心而契乎聖心則正傳之説
人人具足固非先生所得而益之也簡不佞願與四方
同志共講焉嘉靖甲午歲秋七月穀旦門人西蜀高簡
謹序

春秋正傳自序

甘泉子曰春秋聖人之刑書也刑與禮一出禮則入刑出刑則入禮禮也者理也天理也天理也者天之道也得天之道然後知春秋春秋者聖人之心天之道也而可以易言乎哉然則聖人之心則固不可見乎夫子曰吾志在春秋聖人之心存乎義聖心之義存乎事春秋之事存乎傳夫經識其大者也夫傳識其小者也夫經竊取乎得失之義則孔子之事也夫傳明載乎得失之

迹則左氏之事也夫春秋者魯史之文而列國之報也乃謂聖人拘拘焉某字褒某字貶非聖人之心也然則所謂筆則筆削則削者非歟曰筆以言乎其所書也削以言乎其所去也昔夫子沒而微言湮其道在子思孟子親受業於子思之門人得天之道而契聖人之心者莫如孟子故後之知春秋者亦莫如孟子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夫其文則史經之謂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傳之謂也合文與事而義存乎其中矣竊取之謂也義取於聖人之心事詳乎魯史之文夫春秋魯史之文與晉之乘楚之檮杌等耳然而後世之言春秋者謂字字而筆之字字而削之若然烏在其為魯史之文哉若是聖人之心亦淺矣曰然則所謂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夫子於春秋果不作乎曰非是之謂也夫所謂作者筆而書之之謂也其謂知我罪我者我謂我

衆人也以言乎天下後世之善惡者讀春秋之所善所惡若美我刺我然也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懼也者知我罪我之謂也若如後儒之說則孟子自與其文則史之言前後相矛盾矣不亦異乎或曰經為斷案然歟曰亦非也竊取之意存乎經傳以傳實經而斷案見矣譬之今之理獄者其事其斷一一存乎案矣聖人之經特如其案之標題云某年某月某人某事云爾其或間有本文見是非者如案標題云某是非勝負云

爾然亦希矣而其是非之詳自見於案也故觀經以知聖人之取義觀傳以知聖人所以取義之指夫然後聖人之心可得也紫陽朱子曰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此其幾矣惜也魯史之文世遠而久湮左氏之傳事實而未純其餘皆多臆說耳自三氏百家以及胡氏之傳多相沿襲于義例之蔽而不知義例非聖人立也公穀穿鑿之厲階也其於聖人之心魯史之舊其有合乎是故治春秋者不必泥之於經而考之於事不必鑿之於文

而求之於心大其心以觀之事得而後聖人之心春秋之義可得矣予生千載之下痛斯經之無傳諸儒又從而紛紛各以巳見臆說而汩之聖人竊取之心之義遂隱而不可見故象山陸氏曰後世之論春秋者多如法令非聖人之指也又曰諸儒說春秋之謬尤甚於諸經蓋有以見此矣後之學者欲治春秋明王道正人心遏譏邪禁亂賊以泝大道之源必於紀事之傳焉核實而訂正之可也水也從事於斯有年矣求春秋之指聖人

之心若有神明通之粗有得焉而未敢自信嘆其傳之不全獨遺憾於千載之下取諸家之説而釐正焉去其穿鑿而反諸渾淪芟其繁蕪以不汩其本根不泥夫經之舊文而一証諸傳之實事聖人竊取之心似若洞然復明如披雲霧而覩青天也幸與天下後世學者共商之名曰春秋正傳夫正傳云者正諸傳之謬而歸之正也甘泉湛若水序

正朔月數論

或問正朔月數之異甘泉子曰正也者正也其所以為正之月也以為正則亦以為始月也或曰以為始月也則亦可以為春乎曰可人以為正者寅也則夏以為春地以為正者丑也則商以為春天以為正者子也則周以為春曰敢問何義曰三陽之月皆可以為春夫天地人之初也開於子闢於丑生於寅開以始之闢以遂之生以成之故皆可以為春也春也者歲之初也正月也

者月之初也陽也者養也王者奉天地以養萬物也或曰其如歲時之不定何曰子月不可以為来歲之始則子時獨可以為來日之始也乎是故君子觀一日之運可以知一歲之運矣夫陽始於子而極於巳故可以為春為夏春也者蠢也陽氣蠢然而生也夏也者大也陽氣至此始大也陰始於午而極於亥故可以為秋為冬秋也者抽也至是陽極而陰抽也冬也者終也萬物至是成而告終也或曰三代正朔異而月數不可改也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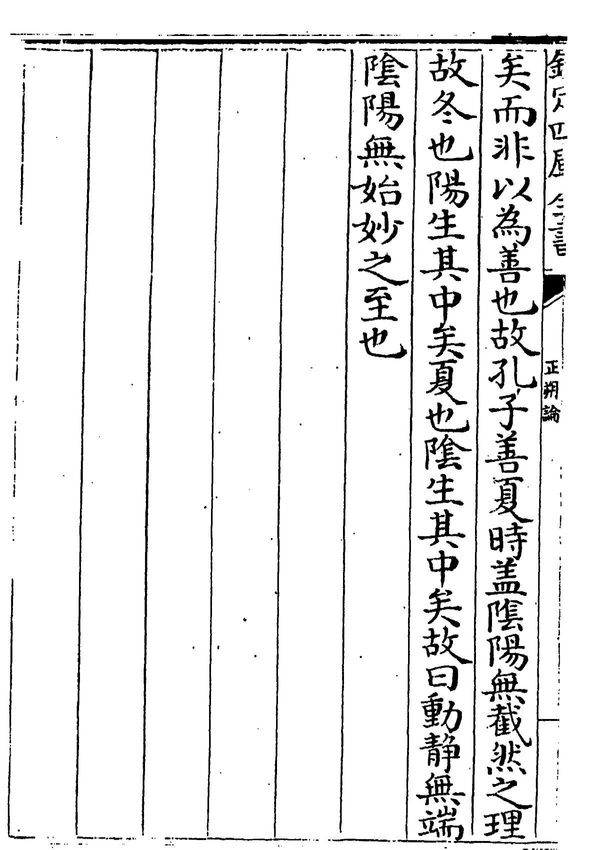
之何曰如正朔改而月數不改則名義不正於何稱正於何稱月乎或曰有徵乎曰有吾徵諸書詩春秋語孟耳矣曰其徵諸書也何曰書曰協時月則春夏秋冬之時容有不同者矣月數之起容有不同者矣詰之者曰伊訓元祀十有二月非月數不改乎曰非也古之舉大事有以正月者有不以正月者以正月者虞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是也行大事可用正朔者也伊訓元祀十有二月則仲壬初喪太甲告即位不得以擇月日也

其徵諸春秋也何曰其用周之子月始者則成十年六月丙午晉侯使甸人獻麥也僖五年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也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也其用周之時則僖十年冬大雨雪是以酉戌為冬也哀二十八年春無氷是以子丑月為春也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狩冬田名也是以夏之冬為春也定十三年夏大蒐于比蒲次年又書五月大蒐于比蒲蒐春田名也是以夏之春為夏也春秋書春王正月

以正月繫春之下則月數之起其隨春乎以王加於正月之上明其為王之正月而非其他之正月矣乎其必有他之正月矣乎又因王之正月其可以見春乃王之春而非其他之春也乎其必有他之春也乎曰其曰他者何曰蓋夏商之餘民各因其故俗而列國或各建正朔以自異容或有不同者也曰其徵之詩也何曰周詩有之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維夏明周時也徂暑明周候也如曰夏之暑夫人知之何假言乎則其改也已明曰

豳詩七月九月之類何也曰寅月起也一之日二之日何月也曰子月起也並載一詩而不同何也曰詩因民俗者也民俗三代並行之故先王欲協而正焉耳夫人情風俗不同而天象時氣有定故流火之言可以知其為夏之七月觱發栗烈之言可以知其為周之一二月也其月數未嘗不改也已明其徵之論語也何曰孔子曰行夏之時時四時春夏秋冬也既曰行夏之時其必有非夏之時也乎其徵之孟子也何曰孟子七八月之

閒旱未月也苗時也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
明周制也如曰月數不改則夏七八月非憂旱之時矣
夏十一二月杠梁為後時之政矣夫三代正朔不同而
時月以異也由是觀之則見月令禍福之説為謬作而
非先王之書也蓋三代之制以為正則以為春而以起
月數也蔡氏謂三代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數是以
正朔為虛器月數為無由蓋未之覩耳矣陽明子曰後
聖有作者其以子月陽生為春乎甘泉子曰先王有之



矣而非以為善也故孔子善夏時蓋陰陽無截然之理故冬也陽生其中矣夏也陰生其中矣故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妙之至也

春秋正傳卷一

明　湛若水　撰

隱公名息姑姬姓侯爵自周公子伯禽始受封傳世十三而至隱公惠公繼室所生在位十一年

周平王四十九年　元年齊僖公祿父九年晉鄂侯郄二年曲沃莊伯鮮十一年衛桓公完十三年蔡宣公考父二十八年鄭莊公寤生二十二年曹桓公終生三十五年陳桓公鮑二十三年杞武公二十九年宋穆公和七年秦文公四十四年楚武王熊通十九年

春王正月

正傳曰春王正月乃春秋表時以紀事之通例無事亦書虛以待事也公羊曰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天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程子曰春天時正月王正月書王正月言人君當上奉天時下承王正是也然而因以為表時紀事之例穀梁曰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非也何以謂王之正月也春秋之時時月不協蓋必有非王之正月者矣列國之正朔或不同也胡

傳以為謂正朔改而時月不改者非也孔子作春秋皆因史之文況肯以匹夫改周之正朔生今而反古乎蓋舜巡狩協時月正日時者謂春夏秋冬四時也而曰協則知春夏秋冬歷代異方容有不同者矣月數之起容有不同者矣孔子曰行夏之時則知周時不同夏之春夏秋冬者矣蓋三陽之月皆可以為歲首皆可以為春考之經書春正月無氷之類可見或曰子月可以為來歲之始乎曰子時何以為來日之

始也乎夫正月云者為正之月也周正子子正月也夏商正寅正丑亦如之如曰正朔改而月數不改則名義不正於何稱月乎至於吳氏又謂周既有歷而魯自造歴以春為一歲之始於是改子丑寅之月為春夫子因而書之譏也誤矣盖夫子欲從周誡生今反古况肯書背王制之時月乎魯之書即周之制子為周之正斷可見矣其隱不書即位者何也史不書也不書不在夫子也其文則史也立君以嫡不以庶

桓嫡而幼隱長而庶不宜立隱非嫡而立立不正也故上難以告天子下難以報列國不報故不書史之文也不書非夫子之所削也而其是非自見矣聖人何心哉左傳云不書即位攝也非也夫攝者必立桓而隱輔之如周公之輔成王可也必據其位焉非篡而何三傳之言皆非其正也何也左傳謂之攝公羊謂凡隱之立為桓立也穀梁曰不書即位將以讓桓也均之為濟惡之詞云爾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正傳曰邾附庸之國名克字儀父書公及盟者何也非其盟也程子曰諸侯交相盟誓亂世之事也胡氏曰春秋大義公天下以講信脩睦為事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非所貴也其又曰隱公之私何也左傳曰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為蔑之盟愚謂聖人因魯史之文而書之見失禮之中又失禮焉然則非之之義見矣左氏以為曰儀父貴之也公羊以為稱字褒

之也皆非也程子曰附庸之君稱字同王臣也胡氏

曰附庸例稱字其常也又何褒貴之云乎况此史之

舊文非聖人加之也聖人書之竊取其義爾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正傳曰段鄭伯之弟名但直書鄭伯克段于鄢則其

兄弟君臣之罪並見矣而程子以為稱鄭伯而不言

弟穀梁以為段弟也而弗為弟公子也而弗為公子

貶之以賤段而甚鄭伯也其意則贅矣又曰鄭伯之

處心積慮而成於殺也于鄢遠也則得之矣夫仁人之於弟親愛之而已舜封象于有庳親愛而富貴之使吏治而納其貢稅焉斯可矣何以致於惡而遠殺之乎左氏曰姜氏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惟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

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
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
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姑待之既而太叔命西
鄙北鄙貳於已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
與太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
庸將自及太叔又收貳以為已邑至于廩延子封曰
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太叔完聚繕
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

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是鄭伯之處心積慮殺段也其曰鄭伯曰克曰段曰鄢魯史之文也聖人特書之以見義耳或曰然則周公之誅管蔡非歟曰周公愛弟之情憂國之志仁之至義之盡也直在周公曲在管蔡也鄭伯養弟之惡而殺之不仁不義之甚曲在鄭伯也烏得比而同之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正傳曰賵者公羊謂以乘馬束帛書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則非禮見矣王而曰天王者天之王也程子曰奉若天道也故以為稱天子之例其後或稱或不稱史之文有詳畧耳若以為與奪則以匹夫而奪天子之號何以為孔子宰冢宰也咺其名稱宰咺者並書其爵與名猶云某官某人耳況於禮有君前臣名之義而春秋為垂示萬世之書乎胡氏謂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然則成風亦莊公之妾榮叔

歸含賵名伯來會葬又何以書字而不名也由是觀之則名不名史之文有詳畧耳聖人但舉其事而書之其義自見矣何以為非禮也程子曰以夫人禮賵人之妾不天亂倫之甚也胡氏曰天王紀法之宗也六卿紀法之守也議紀法而脩諸朝廷之上則與聞其謀頒紀法而行諸邦國之間則專掌其事而承命以賵諸侯之妾是壞法亂紀自王朝始也春秋重嫡妾之分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愚謂宰與

名並書則名不足以辱宰但書云天王使某歸某賵則非禮自見矣何假乎一字之加乎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正傳曰左氏稱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黄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此其實事也愚謂稱及稱人魯史舊文也公羊曰及内之微者也程子曰稱及稱人皆非卿也理或然也宿者宿國地宿亦與盟不日史畧之也穀梁曰卑者之盟不日非也聖

人何以書其盟也不與其盟也春秋無善盟胡氏曰凡書盟者惡之或曰周官有司盟掌盟載之法詛祝作其詞玉府供其器戎右役其事太史藏其約蘇公亦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夫盟以結信出於人情先王猶不禁也愚謂周官固周公之書而此與夢人之類則後人所為也夫周公之時天下同軌同倫豈有列國盟誓之事蓋後世之人為之而不覺其偽之難掩也夫自盟誓作而忠信薄矣豈復可以結信哉故

胡氏曰魯既及儀父宋人盟矣尋自叛之信安在乎愚故曰不與其盟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正傳曰祭伯程子以為畿内諸侯為王卿士公羊以為天子之大夫是也何以書祭伯來罪祭伯也左氏曰非王命也穀梁謂來者來朝其弗謂朝弗與朝非也愚謂實非朝之禮也私交也夫人臣無私交况以王人而外交於諸侯乎况無王命而私越境乎胡氏

曰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所以然者杜朋黨之原為後世事君而有貳心者之明戒愚謂祭伯不能以禮自守天子不能以禮禁之世道可知矣聖人特表而書之則祭伯之罪不容逃矣

公子益師卒

正傳曰書公子益師卒志貴戚之大故也聖人竊取之義如是而已耳其不日者左氏以為公不與小斂公羊以為遠穀梁以為惡皆非也胡氏曰公羊以為

遠然公子彄遠矣而書日則非遠也穀梁以為惡然公子牙季孫意如惡矣而書日則非惡也左氏以為公不與小斂然公孫敖卒於外而公在内叔孫舍卒于内而公在外不與小斂明矣而書日左氏之說亦非也是也然又謂其見恩數之有厚薄愚謂恩數之厚薄有儀品隆殺焉豈在於日不日之間程子乃又謂不書官以公子故使為卿也胡氏因之皆非經之本指矣程子曰或日或不日因舊史也古之史記事

簡略日月或不備春秋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由是觀之則春秋皆魯史之文而孟子謂其文則史為確乎不可易矣然而程子於他傳猶有不皆然者何也夫既曰不能益則又安能損惟無損無益其竊取之義繫於書不書耳

平王五十二年　齊僖十年晉鄂三年衛桓十四年蔡宣二十九年鄭莊二十三年曹桓三十六年陳桓二十四年杞武三十年宋穆八年秦文四十五年楚武二十年

春公會戎于潛

正傳曰書公會戎于潛著隱公之非也左氏謂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夫辭盟可矣而獨可與之會乎穀梁以為危公非也胡氏曰戎狄舉號外之也愚謂非外之也戎者戎狄之本號也不此之書而何書乎聖人因魯史舊文而書之著隱公之非義在於嚴內外華夷之辨也程子曰春秋華夷之辨尤謹居其地而親中國與盟會者則與之公之會戎非義也愚謂因列國之會盟而夷狄來與者則與之所謂夷狄

而中國則中國之春秋之義也無故而與之會非會盟之正破内外之防其為得罪於王法明矣

夏五月莒人入向

正傳曰書莒人入向著莒人之罪也程子曰入者入其國也侵人之境且為暴況入人之國乎春秋無義戰征伐出於天子無故而加兵於人春秋之所罪者也左氏曰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審如是是因小忿無故而加兵於所親其

無上滅親之罪莫大焉案與斷皆在是矣春秋標而著之而是非則存乎傳矣胡氏謂傳為案經為斷蓋未之思耳

無駭帥師入極

正傳曰無駭者左氏謂司空無駭入極費序父勝之公羊謂展無駭也何以不氏貶曷為貶疾始滅也愚謂聖人作春秋竊取其義耳無擅褒亦無擅貶而謂一字之褒貶皆聖人為之是孔子之文而非史之文

矣其不氏者程子胡子皆謂未賜族或史之文記有

詳畧耳餘義見前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正傳曰左氏曰戎請盟秋盟于唐復修戎好也程子

曰戎猾夏而與之盟非義也愚謂春書公會戎于潛

秋又書公及戎盟于唐重書之甚公之罪也夫與之

會且不可况盟乎胡氏曰貴誓稱淮夷徐戎此葢徐

州之戎久居中國在魯之東郊者也春秋謹嚴莫大

於中外之辨矣中國而僭亂則甚惡之蠻夷猾夏則膺之此春秋之指也而與戎歃血以約盟非義矣是故成於日者必以事繫日而前此盟于蔑則不日盟于宿則不日後此盟于密則不日盟于石門則不日獨盟于唐而書日者謹之也愚謂或日或不日史之文記有詳略聖人因而書之取罪盟之義耳故直書之而義自見固不繫乎日不日也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正傳曰何以書謹婚禮也蓋夫婦人倫之始也故謹之耳公羊曰紀履緰者何紀大夫左氏曰卿為君逆也公穀胡氏皆以為譏不親逆非也程子謂先儒皆謂諸侯當親迎親迎者迎於其所館故有親御授綏之禮豈有委宗廟社稷遠適他國以逆婦者乎非惟諸侯大夫而下皆然詩稱文王親迎于渭未常出疆也又曰逆夫人是國之重事使卿逆亦無妨由是觀之則春秋書此非為譏不親迎矣至入疆於所館而

行親迎焉未可知也又烏得而譏之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正傳曰書盟于密非其盟也春秋無善戰亦無善盟者自盟誓興而忠信之道亡矣故聖人傷之此紀莒事也而書于魯史者告報于魯也有告報則書之凡不書者無告報耳如元年八月紀人伐夷左氏曰夷不告故不書皆此類也以不書為貶罪者謬也胡氏曰凡闕文有本據舊史因之而不能益者其說是矣

然而於他處乃泥其一字而求褒貶之義者何耶可以自反而推其類以及其餘而不至拘拘焉失聖人取義之心矣伯字之上程子以為此闕文也當云紀侯某伯莒子盟于密愚謂得之矣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正傳曰書夫人子氏薨謹正終也夫人子氏穀梁程子皆謂隱之妻也公羊以為隱之母者非也夫人國之小君正終人之大事故書之其不書葬者或史闕

其文聖人因史之文不得而益之也或以為從君或以為公在故不書或以為先卒則不書葬以明順皆過求其義而非其實矣

鄭人伐衛

正傳曰書鄭人伐衛罪專伐也左氏曰討公孫滑之亂也程子曰聲其罪曰伐衛服故不戰衛服可免矣鄭之擅興戎王法所不容也胡氏曰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至是鄭人伐衛

討滑之亂也又曰鄭無王命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況於脩怨乎愚謂聖人書之特罪其擅伐耳至於不書戰安知非史之闕文乎凡先儒之說春秋皆泥此義

春秋正傳卷一

春秋正傳卷二

明 湛若水 撰

隱公

平王五十一年崩 三年齊僖十一年晉鄂四年衛桓十五年蔡宣三十年鄭莊二十四年曹桓三十七年陳桓二十五年杞武三十一年宋穆九年辛秦文四十六年楚武二十一年

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正傳曰日有食之若有物食之耳非真有物也書日有食之公羊以為記異是也穀梁以為言日不言朔

食晦日朓説也程子曰日食有定數聖人必書者蓋
欲人君因此恐懼修省愚謂或曰有常度災而非異
也星辰陵歴亦然然而亦有當食不食者其修德之
所弭歟胡氏曰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而有食之
災咎象也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
天災咎之來必矣凡經所書者或妾婦乘其夫或臣
子背君父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皆陽微陰
盛之證也愚謂此皆以利害言之聖人言畏天命而

迅雷風烈必變則理固所當畏而未暇論其利害矣
夫人君之於上天如人子之於父母父母有怒人子
自當起敬起孝安暇計利害乎春秋書此所以教人
敬天也後倣此

三月庚戌天王崩

正傳曰左氏謂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愚謂
由此觀之則春秋之書皆因魯史之文魯史之文皆
因列國之赴告而諸儒拘拘謂聖人一字之褒貶爲

不足以得聖人心地之灑然而無疑此言可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矣書崩不書葬諸儒之說皆無考信不足以按伏其罪也或者魯史因不赴故不書魯君因不赴故不奔然而當此之時天下已無王王朝不以告則失其所以為君魯國不問而奔赴之則失其所以為臣足以見天朝之無人而列國之無君矣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正傳曰尹氏周太師尹氏所謂赫赫師尹也左氏以

為夫人聲子者非也公穀程胡皆以為天子之大夫是也書尹氏者公羊胡氏皆以為貶譏世卿程子以為見其世繼則皆泥矣然則春秋之時世卿者多矣豈得一一而盡譏乎恐累聖人竊取之義也其書卒者史因赴報而書之聖人因史文而存之豈特天子之卿宜然然而尹氏平生之惡使人可考矣公羊以為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穀梁從之皆非也

胡氏曰尹氏天子大夫世執朝權為周亂階家父所

刺秉國之鈞不平謂何是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正傳曰愚謂書武氏子來求賻則上下之失道並可見矣武氏子公穀程胡皆以為天子之大夫卿是也不稱官稱武氏公穀以為未命爵程子以為見世官皆非據信也其不言使公穀以為未君無君胡氏以為君薨諒陰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愚謂然則冢宰之命即代王之言命之也夫何不可蓋皆不得其說

而為之詞耳蓋或舊史略之聖人因史之文不得而加詳也然而據事直書則夫上下之失不可掩矣穀梁曰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詞也交譏之是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正傳曰書宋公和卒志與國之大故也左氏謂宋穆

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使公子馮出居於鄭穆公卒殤公即位愚謂如是則宋公和可謂賢矣然則春秋書卒豈非以其賢乎曰否賢不賢亦各言其義也程子曰吉凶慶弔講信脩睦鄰國之常禮人情所當然諸侯之卒與國之大故來告則書是也胡氏亦曰外諸侯卒國史承告而後書聖人皆存而弗削又曰諸侯曰薨

大夫曰卒周室東遷諸侯放恣專享其國而不請命
特書曰卒不與其為諸侯也是春秋皆聖人之文而
孟子其文則史之言誣矣春秋之作皆因魯史之文
而書其義自見故大夫則大夫之諸侯則諸侯之而
其賢否自不可掩豈待易其名實而後見乎况以穆
公之賢且承先君之舊乃不免乎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正傳曰齊侯鄭伯盟于石門外國來告者也來告何

以書之非其盟也春秋無善盟盟者忠信之衰也左氏曰齊鄭盟于石門尋盧之盟也愚謂盟且不可況尋盟乎盟可尋也亦可寒也程子曰天下無王諸侯不守信義數相盟誓所以長亂也故外諸侯盟來告者則書之胡氏謂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故凡書盟者惡之也愚故曰盟者忠信之衰也

癸未葬宋穆公

正傳曰書癸未葬宋穆公者與國睦鄰之義也告則國史書之聖人因而存之重睦隣之義也其或日或不日公穀或以為渴葬或以為慢葬或以為過時而隱之或以為不能葬或以為正或以為危不得葬且公羊曰此當時何危爾宣公謂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為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為君矣宣公死穆公立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

師勃曰爾為吾子生毋相見死毋相哭與夷復曰先君之所為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為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于與夷此非先君之志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于此攝也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弒與夷愚謂此以為危不得葬者盖因事而為之詞耳非聖人取義之本指也胡氏曰備則書日略則書時又曰無其事則闕其文魯史之舊也

愚謂若皆以此言春秋烏乎不可以此觀春秋則見聖人之心

四年 桓王元年 齊僖十二年晉鄂五年衛桓十六年弑蔡宣三十一年鄭莊二十五年曹桓三十八年陳桓二十六年杞武三十二年宋殤公與夷元年秦文四十七年楚武二十二年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正傳曰牟婁者公羊胡氏皆以為杞之邑書莒人伐杞取牟婁者何罪之也其稱人稱伐稱取皆因舊史之文聖人未嘗一改也春秋無義戰夫戰伐且猶不

可而況取之乎故書之穀梁曰言伐言取所惡是也公羊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也穀梁曰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謹而書之二說皆非也愚謂或不報則不書耳而云始則謹書之則夫他日取地者遂不之恤乎程子曰諸侯土地有所受之伐其罪而奪取其土惡又甚焉王法所當誅也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正傳曰何以書正弒逆之賊也左氏謂衛州吁弒桓

公而立完桓公名其名桓公而不稱桓公與州吁公子而不稱公子皆史舊文非有所與奪也而其罪不可掩矣州吁曰衛者衛之州吁也不謂衛而何謂公羊以為當國穀梁以為嫌者皆非也其不稱公子者胡氏以為削其屬籍特以國氏者罪莊公不待之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則求之過深矣程子以為身為大惡自絶於先君豈復得為先君子孫又曰其後或以屬稱或見其以親而寵之太過

或見其天屬之親而反為寇讎立義各不同蓋不得其說而為之詞耳而不知於聖人作經灑然之心晦矣聖人特因魯史之文而存之則州吁弑君之罪萬世不可逃矣奚必他論乎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正傳曰清衛邑直書遇則其非禮自見矣公羊曰遇者何不期也程子曰諸侯相見不行朝會之禮如道路之相遇故書曰遇非周禮冬見曰遇之遇也胡氏

亦曰春秋書遇私為之約自比於不期而遇者直欲簡其禮耳簡略慢易無國君之禮則莫適主矣又曰凡書遇者皆惡其無人君相見之禮也至於穀梁曰及者内為志焉耳左氏曰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來告亂及宋公遇于清此其魯志也夫期會尋盟與倉卒而遇皆非禮也然聖人之直書考於此傳而其非禮自見矣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正傳曰書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罪列國之專伐也原情據實則列國之罪不可逭矣何謂情實左氏曰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

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程子曰宋摟諸侯以伐鄭固為罪矣而衛弑其君天下所當誅也乃與修好而同伐人其惡甚矣胡氏曰春秋之法誅首惡興是役者首謀在衛宋殤公不恤衛有弑君之難欲定州吁而從其邪說是肆人欲滅天理也

故以宋公為首諸國為從示誅亂臣討賊子必先治其黨與之法也愚謂諸說一則以衛一則以宋皆未盡也衛首之而宋成之同惡相濟也宋以公子馮在鄭衛以先君之怨在鄭故魯史之書首宋而終衛聖人因之以見義觀於左傳則其同惡相濟之罪自可見矣或曰或稱爵或稱人有褒貶乎曰非也人衛可矣人蔡何為其不人宋又何為由是觀之則夫諸儒之說春秋以一字為褒貶者其説為謬非聖人之義

而不足信矣他倣此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正傳曰此當為一章而左氏別為二章而於其帥師之末則云諸侯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則妄也書翬帥師會諸侯之兵伐鄭罪翬之擅興也左氏曰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然以為再伐則非也然則不稱公子貶之乎曰亦非也史略之

耳然而直書之稱公子與不稱名與不名考傳據事而惡自見矣公羊穀梁程子皆以為不稱公子以翬與弑乎公故貶之弑逆之人辨之宜早愚謂三子之說吾皆未敢信也夫此與隱公之見弑于翬相隔七八年也盖今四年一翬也十一年又一翬也翬當時與弑之惡未至聖人安得先事而貶之乎非聖人無意必固我大公至正之心也程子以為再序四國重言其罪胡氏矯之則又以為春秋立義最精詞極簡

嚴而不贅然又以為言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四國合黨翬復會師同伐無罪之邦欲定弑君之賊惡之極也言之不足而再言聖人之情見矣愚謂聖人之作春秋皆因魯史舊文而不改魯史則必因報而後書况又豈有重書之理程胡二子皆為左氏所誤矣盖伐鄭之事乃一舉也夏之書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者四國始謀而欲動著四國之罪也秋之書翬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者翬已動而

行事著翬之罪也不然秋之言會上文不言其會非翬之會而誰會乎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正傳曰書衛人殺州吁于濮誅弒君之賊也稱人者史通稱之詞耳公羊以為討賊之詞穀梁以為稱人以殺殺有罪程子以為稱衛人衆詞也舉國殺之也胡氏亦以為然信斯四言也則夏秋之稱衛人者何耶蔡亦稱人者又何耶蓋弒君之賊不必人衛而已

知其為一國之共棄天下之所共誅矣只據報直書
而義自見矣左氏曰州吁未能和其民石厚問定君
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
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
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
為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
莅于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莅殺州吁于濮石碏使
其宰獳羊肩莅殺石厚于陳胡氏又曰于濮者惯衛

國之人著諸侯之罪亦非也蓋濮者地名也不言濮而奚言夫春秋之不明皆諸儒穿鑿害之也象山陸氏曰諸儒說經之謬春秋視他經尤甚信夫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正傳曰書衛人立晉而衛國擅立之罪自可見矣左氏曰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即位公羊曰晉者何公子晉也程子曰書衛人立晉衛人立之也諸侯自立必受命于天子當時雖不請命于天子

猶受命于先君衛人以晉公子也可以立故立之春
秋所不與也胡氏曰晉雖諸侯之子内不承國於先
君上不稟命于天子故春秋於衛人特書曰立所以
著擅置其君之罪皆是也但又謂於晉絶其公子所
以明專有其國之非而程子亦以為先君子孫不由
天子先君之命不可立也故去其公子與公羊立者
不宜立之説則皆鑿矣而左氏又以為書衛人立晉
衆也穀梁胡氏皆以為衆詞也然則他國亦有稱人

者豈皆衆詞耶盖衛人者他國稱之之詞耳苟得其義則凡此之類皆不足泥也

桓王五年齊僖十三年晉鄂六年㳟衛宣公晉元年蔡桓二年宣三十二年鄭莊二十六年曹桓三十九年陳桓二十七年杞武三十三年宋殤二年秦文四十八年楚武二十三年

春公觀魚于棠

正傳曰書公觀魚于棠則譏慢遊之義著矣觀左傳則聖人譏慢遊之事見矣左傳曰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

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阜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公羊曰棠者何濟

上之邑也程子曰諸侯非王事民事不遠出遠出觀
魚非道也胡氏曰隱公慢棄國政遠事逸遊僖伯之
忠言不見納亦已矣又從而為之辭是縱欲而不能
自克之以禮也能無鍾巫之及乎特書觀魚譏之也
愚謂穀梁謂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蹙乎其為説矣

夏四月葬衛桓公

正傳曰書夏四月葬衛桓公魯史因報而直書也聖
人竊取之義則後時而葬之非禮會葬隣國之大事

皆可見矣左氏曰衛亂是以緩程子曰魯往會故書是也程傳稱桓公見國人私謚胡氏亦以為然又謂春秋於邦君薨正以王法而書卒至於葬則從其私謚而稱公或芉或因前以貶不臣順之諸侯後以罪不忠孝之臣子愚謂如是是自相矛盾矣恐非聖人竊取之正意也蓋皆當時史之舊文耳不然則既死宜薨而貶之以卒未免有咎往之心及葬私謚稱公宜削而反因其桓公之號何以見聖人至公至明之

心哉諸儒謂筆削褒貶一出於聖人之手者豈其然乎

秋衛師入郕

正傳曰書衛師入郕則衛君擅興之罪窮黷之暴可見矣左氏曰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是也程子曰衛晉乘亂得立不思安國保民之道以尊王為先居喪為重乃興戎修怨入人之國書其失道胡氏亦曰衛宣繼州吁暴亂之後不施德政固本卹民

而毒衆臨戎入人之國失君道矣書衛師入郕著其暴也皆得之矣其稱師者兵衆之詞公羊以為將卑師衆曰師胡氏則又有矜其盛著其暴惡其無名不義之三言則幾於以文害詞矣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正傳曰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當為一章左傳本如此蓋自公穀分之程胡遂襲其誤耳而程子於考宮傳有曰聖人之意又在下句見其初獻六羽也

考者始成而祀也初者始也六羽者六佾也書九月
考仲子之宫初獻六羽者何志禮之變而著非禮之
失也左氏曰九月考仲子之宫將萬焉公問羽數於
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
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
六羽始用六佾也愚謂公穀皆以譏始僭諸公非也
夫禮有天子諸侯大夫士四等如左氏所載而已矣
程子曰成王賜魯用天子禮樂祀周公後世遂羣廟

皆用仲子别宫故不敢同羣廟而用六羽也書初獻

見前此用八之僭也胡氏從之是謂禮之小變然而

魯以諸侯而僭天子之禮仲子以妾而僭諸侯夫人

之禮是謂非禮之失矣諸侯僭於上妾僭於中大夫

僭於下故其末流季氏八佾舞於庭而三家者以雍

徹其所由來者漸也聖人因事而存魯史之文其義

微矣

邾人鄭人伐宋

正傳曰書邾人鄭人伐宋譏擅興之罪也征伐自天子出也諸侯非王命而擅興師者皆無王之罪也春秋無義戰況聲罪致討乎左氏曰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為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程子曰先

邾人為主也胡氏從之又曰雖附庸小國而序乎鄭之上凡班序上下以國之小大從禮之常也而盟會征伐以主者先因事之變也然則衛州吁告於宋以伐鄭事與此同而聖人以宋為主者何此春秋撥亂之大法也凡誅亂臣討賊子必深絶其黨愚謂史特因其報之首事者而書之聖人因而存焉而其罪之首從自見耳聖人未必如是之刻深也

螟

正傳曰書螟謹天戒而重民災也公羊曰螟何以書記災也穀梁以為甚則月不甚則時臆說也程子曰書螟書螽皆為災也國之大事故書胡氏曰蟲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螣食節曰賊食根曰蟊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詩去螟螣害稼也春秋書螟記災也聖人以是為國之大事也故書而近世王安石乃稱為人牧者不必論奏災傷之事亦獨何哉甚矣其不講於聖人之經以欺當年而誤天下與來世也愚謂皆

得之矣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正傳曰書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重親者貴者賢者之大故也彄臧僖伯名左氏曰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不敢忘葬之加一等穀梁曰隱不爵命大夫其曰公子彄何也先君之大夫也胡氏曰以公羊三世考之則所傳聞之世也而書日見恩禮之厚明矣公將如棠觀魚者僖伯諫而不聽則

稱疾不從可謂忠臣矣褺之加一等夫是之謂稱愚

故曰重親者貴者賢者之大故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

正傳曰長葛鄭邑也書宋人伐鄭圍長葛著暴兵也

春秋無義戰况伐乎况圍其邑乎左氏曰以報入郛

之役也愚謂以是興師豈有義戰乎程子曰伐國而

圍邑肆其暴也胡氏曰圍者環其城邑絕其往來之

使禁其樵采之途守城不下至於經年而不解誅亂

臣討賊子可也長葛鄭邑何罪乎書圍於此而書取於後宋人之惡彰矣

桓王三年六年齊僖十四年晉哀侯光元年衛宣二年蔡宣三十三年鄭莊二十七年曹桓四十年陳桓二十八年杞武三十四年宋殤三年秦文四十九年楚武二十四年

春鄭人來輸平

正傳曰書鄭人來輸平譏失信也輸平公穀皆以為隨成程子以為渝平胡氏則以為納成結好以離宋魯之黨二說皆未知然以理推之若納成結好必有

會盟之舉而但云來輸平則絶交之義似有理而可信公羊曰輸平者何輸平猶墮成也何言乎墮成敗其成也曰吾成敗矣吾與鄭人未有成也吾與鄭人則曷為未有成狐壤之戰隱公獲焉程子曰魯與鄭舊修好既而迫於宋衛遂與之同伐鄭故鄭來絶交渝平變其平也匹夫且不肯失信於人為國君而負約可羞之甚也胡氏曰公之未立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元年及宋盟于宿四年遇于清其秋會師伐鄭

即宋魯為黨與鄭有舊怨明矣五年鄭人伐宋入其郛宋來告命魯欲救之使者失辭公怒而止其冬宋人伐鄭圍長葛鄭伯知其適有用閒可乗之隙也是以來納成耳愚謂據胡子之説公素有夙怨於鄭有結好於宋鄭又安得一旦因使者失辭之小嫌而遽投隙以納成乎且以魯鄭之深怨非盟會講睦如後公與齊盟艾之事則未易解也而可遽爾納成哉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正傳曰書公會齊侯盟于艾譏非禮也非聘問朝會而以私會非禮之正也左氏曰夏盟于艾始平于齊也此所謂以私會也

秋七月

正傳曰書秋七月者何也無事亦書時月虛以待事史之法也聖人因而不削耳公羊以為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為年程子曰無事書首月天時王月備而後成歲也胡氏曰四德備而後為乾故易曰乾元亨

利貞一德不備則乾道熄矣四時具而後成歳故春
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一時不具則歳功虧矣既書
時又書月者時天時也月王月也書時又書月見天
人之理合也易不云乎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
亨利貞愚謂諸說推之益遠而愈晦矣然則信斯言
也夫聖人作經止舉春秋二時為名何耶皆以為不
成歳歟後皆倣此
冬宋人取長葛

正傳曰書宋人取長葛著宋久師强取之罪也公羊
穀梁皆以為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之也程子曰
宋人之圍長葛歲且周矣其虐民無道之甚而天子
弗治方伯弗征鄭視其民之危困而弗能保有赴訴
卒喪其邑皆罪也宋之强取不可勝誅矣胡氏從之
又曰初穆公屬國於與夷使其子馮出居於鄭殤公
既立忌馮而伐鄭不亦逆天理乎春秋序宋主兵以
殤公之罪重也明年鄭人伐宋序邾為首以鄭伯之

罪輕也至於宋又主兵伐鄭而圍其邑肆行暴虐不善之積已著而不可解矣其見弒於亂臣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凡此類皆直書于策按其行事而善惡之應可考而知天理之不誣者也

春秋正傳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正傳卷三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録監生臣俞鳳

春秋正傳卷三

明 湛若水 撰

隱公

桓王七年齊僖十五年晉哀二年曲沃武公稱元年衛宣三年蔡宣三十四年鄭莊二十八年曹桓四十一年陳桓二十九年杞武三十五年宋殤四年秦文五十年楚武二十五年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正傳曰書叔姬歸于紀賢之也叔姬者紀侯夫人伯姬之娣也程子曰待年於家今始歸娣歸不書憫其

無終也愚謂後之無終非聖人對時書事之義也以其賢耳胡氏曰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必格之同時者所以定名分窒亂源也今叔姬待年於宗國不與嫡俱行則非禮之常所以書也眉山蘇氏以謂書叔姬賢之也叔姬不歸宗國而歸于酅以全婦道賢可知矣由是觀之則胡氏所謂不與嫡俱行者非矣夫不與嫡俱行則非一娶九女之數也必已娶而歸待年如後所謂不歸宗國而歸于酅以全婦道然後可以

見其賢也穀梁又謂不言逆逆之道微無足道者妄矣既在一娶之數矣豈有再逆之理耶

滕侯卒

正傳曰書滕侯卒諸侯邺與國之義有大故赴告則史書之以紀變也滕侯不名左氏以為未同盟公羊以為微國穀梁以為少曰世子長曰君狄道也其不正者名也之數說皆非也程子曰史闕文是也愚謂諸侯宜薨而書卒有葬而不書葬或史畧之耳或滕

不以告耳胡氏曰滕侯書卒何以不葬怠於禮弱其君而不葬者滕侯宿男之類是已又曰怠於禮而不往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而闕其文此魯史之舊也聖人無加損焉存其卒闕其葬義自見矣愚謂胡氏以為魯史之舊聖人無加損焉此正吾今之說於孟子之文見之者如使胡氏皆持此說以觀春秋則聖人之心得矣他何獨而不然也惜夫

夏城中丘

正傳曰何以書夏城中丘左氏曰書不時也公羊曰中丘者何内之邑也城中丘何以書以重書也愚謂二説皆是也事孰為重愛民為重愛民孰重以時為重穀梁曰城為保民為之也民衆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凡城之志皆譏也是未知重民重時之道矣程子曰春秋凡用民必書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為教之意深矣僖公修泮宫復閟宫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復古興廢之大事為國之先務如是

而用民力所當用也愚謂此尤宜書以美之而或不書者史闕畧之耳不可以執一論也胡氏曰春秋凡用民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為非矣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為重事也又曰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心也得之矣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正傳曰書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善其不失典禮而尤

重以所親也左氏曰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
也愚謂此雖有所為而為然而聘問之禮不失矣故
春秋與之其稱弟者公羊以為母弟則失之薄誠如
程子之論者穀梁以為諸侯之尊不得以屬通稱弟
以其接於我則失之謬程子以為或責其失兄弟之
義或罪其以弟之愛而寵任之過胡氏以為不稱公
子貶也稱兄弟或罪其有寵愛之私或責其薄友愛
之義則皆失之鑿要之史文據實直書聖人存之與

其來聘之善耳他何暇討焉此聖人之心也

秋公伐邾

正傳曰書公伐邾則魯擅興背盟之罪不可掩矣左氏曰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為宋討也程子曰擅興甲兵為人而伐人非義之甚也胡氏曰奉詞致討曰伐按左氏公伐邾為宋討也宋人先取邾田故邾人入其郛魯與儀父則元年盟于蔑矣邾人何罪可聲特託為辭說以伐之爾而不知渝蔑

之盟不待貶而自見矣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正傳曰書天王使凡伯來聘著王朝之非禮也曷為非禮也程子曰周禮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諸侯不脩臣職而聘之非王體也愚謂朝覲巡狩之禮每年一方諸侯來朝天子之國及四方朝遍然後天子一巡狩以歷四方之岳見四方之諸侯一來一往禮無不答乃其正也今臣職不脩先屈天王之使而聘之則

非禮矣春秋所以譏之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正傳曰書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者何大戎之罪也凡伯天子之大夫也楚丘衛地也伐者執之也胡氏以為見其以徒衆也以歸甚之之詞也左氏曰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愚謂戎者衛戎如徐戎云爾穀梁謂貶衛而戎之非也以歸者程子以為非凡伯有

失節之罪胡氏罪凡伯失節不能死於位則是橫生議論而非聖人作經直書之義矣胡氏曰周之秩官敵國賓至關尹以告候人為導司徒具徒司寇詰姦佃人積薪火師監燎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吏則皆官正莅事今凡伯承王命以為過賓於衛而戎得伐之以歸是蔑先王之官而無君父也故旄丘録於國風見衛不能修方伯之職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見衛不救王臣之患也為狄所

滅則有由矣愚謂此則言外之意不可以此嬰聖人之心也

桓王八年齊僖十六年晉哀三年衛宣四年蔡宣三十五年年五年卒鄭莊二十九年曹桓四十二年陳桓三十年杞武三十六年宋殤五年秦寧公元年楚武二十六年

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正傳曰書垂之遇譏非禮也垂一曰大丘左氏曰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先相見衛侯許之故遇于大丘穀梁曰不期而會曰遇遇者志相得也

愚謂據左氏則宋衛將與齊平而先約會若有志相會矣書曰遇者若不期而遇然也遇且不可况將會乎而先私約會以植黨乎程子曰宋忌鄭之深故與鄭卒不成好與衛無諸侯相見之禮故書曰遇愚謂此外事也史因報而書之聖人因史而存之則悖禮之罪見矣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正傳曰書鄭伯使宛來歸祊譏擅與也左氏曰鄭伯

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公羊曰宛者何鄭之微者也邴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於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穀梁曰名宛所以貶鄭伯惡與地也程子曰魯有朝宿之邑在王畿之内曰許鄭有朝宿之邑近於魯曰祊時王政不修天子不廵狩魯亦不朝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取其近者故使宛來歸祊始以祊歸魯未言易也朝宿

之邑先祖受之於先王豈可相易也鄭來歸而魯受之其罪均也愚謂觀諸傳則聖人書來歸祊之義可見矣

庚寅我入祊

正傳曰書入祊者何譏擅取也前書歸祊見鄭不宜私與而與此書入祊見魯不宜私取而取其罪均矣日者本國之史故詳之也我者謂魯也入者納其地也乃常稱之詞而公羊乃以入以日為難之說以我

為非獨我之説穀梁程子乃以入為内弗受之説胡氏亦有入者不順之詞義不可而強入之説則競為穿鑿而不知其累於聖人之心矣但書庚寅我入祊則觀於傳而義自見矣何假於字字而求之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正傳曰書蔡侯考父卒隣國告赴之大變也有弔賻會葬恤哀之義焉故書之穀梁曰諸侯曰卒正也愚謂諸侯死曰薨而書卒者魯史之詞耳聖人未常改

也其日不日亦報赴有詳畧史因而書之耳

辛亥宿男卒

正傳曰書宿男卒恤小之義也小國來赴告則大國有恤小之義焉故書之不名者史畧之也穀梁云宿微國也未能同盟故男卒也愚謂此則鑿矣元年同盟矣以不赴以名故不書耳胡氏曰天王崩告于諸侯則不名諸侯薨以名赴而自别於大上禮也古者死而不謚不以名為諱周人以謚易名於是乎有諱

禮故君薨赴於他國則曰寡君不禄敢告執事春秋之時遵用此禮凡赴者皆不以名矣經書其終雖五霸强國齊桓晉文之盛莫不以名者是仲尼筆之也赴不以名而書其名者與魯通也已通而不名者舊史失之爾未通而名者有所證矣故傳此義者記於禮篇曰諸侯不生名夫生則不名死則名之别於大上示君臣尊卑之等蓋禮之中也諸侯薨赴不以名而仲尼筆之必以名書變周制矣春秋魯史聖人修

之也而孟子謂之作以此類也愚謂或名或不名史有詳略耳非聖人拘拘之筆信斯言也聖人一一而筆之則何為不於宿男之下而加之名乎孟子言孔子作春秋作者創物之名書以見義而未嘗加損之也故曰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正傳曰書宋齊衛盟于瓦屋紀參盟也古者天下為公會同之禮制於天子無上命而私盟無道之甚者

也然而彼善於此則有之參盟之謂也故書而紀之蓋參則近於公然而非大道之世矣况無王者之制乎日與不日史記有詳畧此據列國之報而書之聖人遂因之而不削耳穀梁以為諸侯參盟之始故謹而日之胡氏從之皆非也左氏曰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禮也愚曰吁曾是以為禮乎穀梁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胡氏曰程氏云宋為盟主與鄭

絶也大道隱而家天下然後有誥誓忠信薄而人心疑然後有詛盟盟詛繁而約劑亂然後有交質子至是傾危之俗成民不立矣又曰周官設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則請盟於會同聽命於天子亦聖人待衰世之意爾德又下衰諸侯放恣其屢盟也不待會同其私約也不繇天子口血未乾而渝盟者有矣其末至於交質子猶有不信者焉春秋謹三盟善胥命美蕭魚之會以信待人而不疑也盖有志於天

下為公之世凡此類亦變周制矣愚謂世傳周官周公之書也然周公之世王道大行天下為公有朝覲會同之典無盟誓之事安得有司盟盟載之法吾以是知周官非盡周公之書也

八月葬蔡宣公

正傳曰書葬蔡宣公赴告隣國之大事諸侯有會葬之禮焉故書之然而同盟之義不及時之禮具可見矣卒名而葬不名告有詳畧史因書之耳公羊以卒

名而葬不名卒從正而葬從主人謬矣穀梁曰月葬故也是皆以私窺經而反亂乎經之說也曷謂不及時之禮程子曰速也諸侯五月而葬不及期簡也愚謂此觀經考傳而自不可掩矣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正傳曰上厖屋之盟既云日以為謹始則此日何為見諸儒說春秋之謬矣浮來莒邑也邑大夫耳書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譏私盟也譏非禮也私盟且不可

況以諸侯下盟于大夫之邑乎甚非禮矣左氏曰以成紀好也愚謂此魯實志也公穀論稱人之指鑿矣程子曰鄰國之交講信修睦可也奚用盟為公屈已與臣盟義非安也胡氏以莒小國人微者而公與之盟故特言及以譏失禮且明非大夫之罪也愚謂及之為言上及下尊及卑之詞非以是為褒貶也若然則他所稱及者又將何謂耶

螟

正傳曰書螟紀災也程子曰為災也民以食為命故有災必書是也

冬十二月無駭卒

正傳曰無駭字羽父公子展之孫也書無駭卒重國之大夫故紀其變也左氏曰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公羊曰此展無駭也

何以不氏疾始滅也故終其身不氏無駭之名未有聞焉或曰隱不爵大夫也或說曰故貶之也皆非也程子曰未賜族書名而已是也胡氏亦曰未賜族而身為大夫則稱名無駭挾之類是也愚謂雖然亦當時史之書法如此耳

桓王九年齊僖十七年晉哀四年衛宣五年蔡桓侯封人元年鄭莊三十年曹桓四十三年陳桓三十六年杞武三十七年宋殤六年秦寧二年楚武二十七年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正傳曰南氏姓也季字也天子之大夫也書天王使南季來聘則天子違禮之非諸侯不恭之罪並可見矣穀梁以為聘諸侯非正非也諸侯不職而天子聘之乃不正也程子曰周禮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王法之行時加聘問以懷撫諸侯乃常禮也春秋之時諸侯不修臣職朝覲之禮廢絶王法所當治也不能正典刑而反聘之又不見答失道甚矣胡氏曰古者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

朝天子於諸侯不可以若是恝故亦有聘問之禮焉隱公即位九年於此而史策不書遣使如周則是未甞聘也亦不書公如京師則是未甞朝也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如隱公貶爵削地可也刑則不舉遣使聘焉其斯以為不正乎經書公如京師者一朝于王所者二卿大夫如京師者五舉魯一國則天下諸侯怠慢不臣可知矣書天王來聘者七錫命者三歸脤者一賵葬者四則問於他邦及齊晉秦

楚之大國又可知矣王之不王如此征伐安得不自諸侯出乎諸侯之不臣如此政事安得不自大夫出乎君臣上下之分易矣陪臣執國命夷狄制諸夏矣其原皆自天王失威福之柄也愚謂春秋之取義盖見其微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

正傳曰穀梁以為震雷也電霆也書癸酉大雨震電

公羊曰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愚謂非特不時也紀

之示人以畏天變也孔子迅雷風烈必變人君之於天如子之於父母父母有大怒可不起敬起孝乎後皆倣此

庚辰大雨雪

正傳曰書庚辰大雨雪紀異也左傳曰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為霖平地尺為大雪穀梁曰志疏數也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也雨

月志正也愚謂所雨雪必有日雨雪不日而何日諸儒說經之謬皆此類程子曰隂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皆人為感之也故春秋災異必書漢儒傳其說而不達其理故所言多妄三月大雨震電不時災也大雨雪非常為大亦災也胡氏曰震電者陽精之發雨雪者隂氣之凝周三月夏之正月也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震電此陽失節也雷已出電已見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此隂氣縱也夫隂陽

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人爲感之也令陽失節而陰氣縱公子翬之讒兆矣鍾巫之難萌矣春秋災異必書雖不言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惟明於天人相感之際響應之理則見聖人所書之意矣愚謂聖人著其理而不論其應聖人立教公溥之心也若求其事得有某事休徵應某事失有某咎徵應此漢儒泥於災祥之説幾於誣聖經誣上天矣

挾卒

正傳曰書挾卒紀大夫之大故也公羊曰挾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夏城郎

正傳曰書夏城郎譏之之義見矣左氏曰書不時也胡氏曰城者禦暴保民之所而城有制役有時大都不過三國之一邑無百雉之城制也魯嘗城費城郈其後復墮焉則越禮而非制矣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時也隱公城中

丘城郎而皆以夏則妨農務而非時矣城不踰制役不違時又當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址揣厚薄仞溝洫具餱糧度有司量功命日不愆于素然後為之可也况失其時制妄興大作無愛養斯民之意者其罪之輕重見矣

秋七月

正傳曰無事亦書時月史之舊例也虛以待事其後因存之也穀梁曰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愚謂恐

非聖人之意也

冬公會齊侯于防

正傳曰書公會齊侯于防譏失禮之義見矣左氏曰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絶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愚謂非王制會同之正而私會以私謀皆非禮也故史書以著其罪胡氏曰周官行人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此謂非

時而合諸侯以禁止天下之不義也列國胡為有此名凡書會皆譏也謂非王事相會聚爾左傳稱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使來告命會于防謀伐宋也于中丘為師期也亦謂之非王事可乎曰以王命討宋而聽征討之禁於王都雖名陵之舉不及是矣始則私相會為謀於防中則私相盟為師期於鄭終則乘敗人而深為利以取二邑歸諸已奉王命討不庭者果如是乎經之書會書伐而不異其文以此

桓王七年 十年 齊僖十八年晉哀五年衛宣六年蔡桓二年 鄭莊三十一年曹桓四十四年陳桓三十二年杞武三十八年宋殤七年秦寧三年楚武二十八年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正傳曰書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則會之非禮自可見矣左氏曰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鄧為師期愚謂朝覲會同之禮有王制焉非王制而行皆非禮也况為師期而會乎失禮之中又失禮矣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正傳曰書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如四年秋書翬帥師會宋陳衛伐鄭之文也左氏曰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則擅興積久之罪著矣翬不稱公子齊鄭稱人史之詞有詳畧耳若翬之惡而稱公子則其罪益著何必去公子而後可誅之也信斯言也則至如不盡為人之道者不名曰人可乎多見其泥也公羊未免乎鑿而程胡二子襲之蓋未之思耳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正傳曰菅宋地也書公敗宋師于菅譏敗人以不正也胡氏曰詐戰曰敗獨書公者左氏曰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壬戌敗宋師于菅則是會齊鄭也魯為主故獨稱公或曰齊鄭後期公獨敗之敗未陣也夫及其未陣而敗之是以詐也是之謂不正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正傳曰書取郜取防則其擅取之罪見矣書辛未辛

已則其一月再取而擅取貪取之罪已甚矣夫諸侯之土地受之天子傳之先君各有其分而擅取之可乎非其有而有之可乎抑又有甚焉左氏曰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愚謂若然則是因人以敗人而巳獨攘其利而取之可耻之甚者也故程子曰取二邑而有之盜也胡氏亦曰諸侯分邑非其有而有之盜也是矣然胡氏又有內大惡其詞婉小惡直書之説愚謂據事直書古之

良史也若董狐南史何隐之有率非聖經取義之所
闗不必如是之破碎支離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

正傳曰程傳鄭勞民以務外而不知守其國故二國
入之愚謂書宋人衛人入鄭著擅興反覆相攻之罪
也夏鄭與齊魯伐宋秋宋與衛人伐鄭干戈相尋而
王法不禁觀其所書而聖人之志可見矣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正傳曰戴小國也上書秋宋人衛人入鄭此書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並著列國交攻之罪也左氏曰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程子曰戴鄭所與也故三國伐之鄭戴合攻盡取三國之衆其殘民也甚矣愚謂由二傳觀之則宋衛入鄭將伐鄭而又與蔡伐戴以去鄭黨與而鄭

戴内外交攻以取三國之師公穀反謂鄭因三國之力以取戴非其實矣夫三國伐鄭豈有鄭反與之伐戴乎胡氏又有鄭師素能以奇勝多方誤之起乘其弊之說以歸於卞莊子之術則不可知亦非經之本指而不必問也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正傳曰郕小國也書齊人鄭人入郕則強凌弱衆暴寡之罪見矣左氏曰蔡人衛人以郕人不會王命冬

齊人鄭人入郕討違王命也程子曰討不會伐宋也
胡氏曰左氏傳云宋不王鄭伯以王命致討而郕人
不會齊鄭入郕討違王命也程子謂宋本以公子馮
在鄭故二國交惡春秋不見其為王討也王臣不行
王師不出矯假以逞私忿耳此說據經為合愚謂左
氏於其時為近必得其真或非王命而假王命以令
諸侯當五霸之時多如此而穀梁又泥入之一字為
内弗受胡氏亦以為討違王命則不書入矣入者不

順之詞則類皆穿鑿之病而不知入者兵入其境而義自見耳不以此一字繫乎經義之得失也

桓王八年十有一年齊僖十九年晉哀六年衛宣七年蔡桓三年鄭莊三十二年曹桓四十五年陳桓三十三年杞武三十九年宋殤八年秦寧四年楚武二十九年

春滕侯薛侯來朝

正傳曰滕薛二小國也書滕侯薛侯來朝則不當朝而朝當朝而不朝與旅見非禮之義並見矣左氏曰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

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賔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愚謂此實傳也胡氏曰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周禮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殷相聘世相朝也然謂之殷則得中而不過謂之世則終諸侯之世而一相朝其為禮亦節矣周衰諸侯

無禮義之交惟強弱之視以胡氏之言觀之則滕薛之來朝無合於中聘世朝之制是之謂不當朝而朝程子曰諸侯雖有相朝之禮而當時諸侯於天子未嘗朝覲獨相率以朝魯得為禮乎而胡氏亦曰列國於天子述所職者蓋闕如也而自相朝聘可乎凡大國來聘小國來朝一切書而不削皆所以示譏以二傳而觀之是之謂當朝而不朝胡氏又曰滕薛二君不特言者又譏旅見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偃然受

之而不辭亦以見隱公之志荒矣由是觀之是之謂旅見之非禮三者於聖經取義之指並見之矣不必如公羊分别来朝二字之瑣碎而穀梁槩以天子無事諸侯相朝之為正亦非矣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正傳曰時來鄭地左氏作郲書公會鄭伯于時來則非禮之會可見矣何為非禮之會非會同之正而為私謀也左氏曰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

伐許五月甲辰授兵于大宮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由是觀之則其為謀可知矣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正傳曰前書公會此書公及則隱公搆怨擅伐之罪不可掩矣左氏曰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

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於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云云由是觀之則胡氏謂

書會則伐許者本鄭志也書及則入許者公所欲也
得之矣又曰隐公即位十有一年天王遣使來聘者
再而未嘗朝于京師罪一也平王崩不奔喪會葬至
使武氏子來求賻罪二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擅
興兵甲為宋而伐郲為鄭而伐宋罪三也山川土田
各有封守上受之天王下傳之先祖而取郜及防入
祊易許罪四也今又入人之國而逐其君罪五也凡
此五不韙者人臣之大惡而隐公兼有之然則不善

之殃豈特始於惠成於桓而隱之積惡亦不可得而揜矣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正傳曰書壬辰公薨紀國君之大變也左氏曰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隱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於桓公而請弑之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

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寪氏壬辰羽父使賊弑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不書葬不成喪也愚謂左氏謂不書葬不成喪出於大變倉卒之際理或然也公穀程胡皆以為責臣下不能討賊之罪非也隐公弑也其稱薨者國史懾於勢而為諱之聖人因而存之耳而弑君之罪自不可掩矣胡氏曰隐公見弑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薨者仲尼親筆也古者史官以直為職而不諱國惡伸

尼筆削舊史斷自聖心於魯君見弒削而不書者葢國史一官之守春秋萬世之法其用固不同矣愚謂為君諱惡者本國臣子之事耳若春秋萬世之法正宜直書以誅弒君之賊而不書者非聖人改舊史之文也乃其威懾國史而諱之聖人因之而不加而其事自不可掩罪自不可逃矣

春秋正傳卷三